

我的女朋友们

复旦大学图书馆

988697

幻洲叢書

我的女朋友們

金滿成作



上海

光華書局印行



FUDAN JFZ0000057243E 复旦图书馆

1927, 8. 初版

1929, 1. 三版

5001—6500冊

每冊實價四角五分

序

致我的女朋友們

親愛的女朋友們啊，我謝謝你們：供給了我這本小小的東西許多材料。我更謝謝上帝，我不知道他怎樣支配我的命運，使我在這茫茫的生命的途中，能夠和你們有一刹那的遇合。至於說認識便是痛苦，那是過于悲觀者的談話。我呢，我是不甚覺得到這類的痛苦的。自然，我們曾經因為認識而產生過許多的不幸，但我却嘗到了這不幸的甜蜜：因為牠使我深深地覺醒，深深地認識了人生。

你們，在我的生的過程中，佔的時間長或短；你

們賜與我的或者是快樂，或者是痛苦，或者是“無關係”(Indifference)，或者是一種酸澀的味道，我都感激你們。這一片斷的生命，要是沒有你們，那將是如何的單調呀！

因此，爲要紀念你們，爲要描寫出你們在我的腦經中所起的印象，我纔不怕以我這笨拙的筆尖，來寫這一本小小的冊子。是作品麼？是天才的表現麼？我作夢也不敢這樣想啊！

至於我描寫你們，有的形容得太美，有的形容得太醜，有的形容得過甚的平凡，有的……這恐怕是你們要罵我的；但是朋友，忍着你們的狂怒，止着你們的謾罵罷，——然而同時停着你們的讚賞，假如你們還要讚賞的話。——你們先聽你們這位有病的朋友在這裏的告罪。

我自己非常驕傲地相信，你們所發現的面孔，和這些面孔的行爲，一方面自然非常偏畸，非常不真實；但另一方面，却有極真實的存在：在我們的內心中，在我們的下意識裏，有許多不能言說，忘了言說，或者是不敢言說因而隱藏着的事物，現在因爲我一

種苦悶的衝突，破口直覺地把牠說出來了。

“爲甚麼我要愛他呢？”“爲甚麼我不愛他呢？”這不是你們在愛情方面，常常發生的問題麼？有時你們自己還莫名其妙；但是旁觀的我，在這裏努力替你們解釋了。解釋得對麼？我不敢相信；然而你是你，——田妹——有一天，讀了田妹的愛後，這樣向我說：

“大部分解釋得還對。”

啊！這是使我何等的自足呀！所以我敢於把牠發表了。

但是那小部分呢？這正如我上面說過的：這是我的主觀的想像。你們現在應當放開你自己，來看我的想像中的你。像你呢，那或者還是偶然的事，不像你呢，請你原諒罷。我是一個拙劣的觀察者，我的五官都是有毛病的。要與自然派諸君子一樣，有異常精確的 Observation，有“由長期忍耐得來的才能”，於我是完全不行的。我的人生觀，（因而藝術觀）是幻象的。我覺得宇宙和人生的真實，除了自己主觀的想像而外，就沒有存在的可能性。能夠信託自己的想像，即便在這幻形中沉醉下去，那便是人間的幸福者。我

的戀愛觀，亦即以此爲出發點。

第一戀愛要不顧一切地在神祕的，幻形的美中沉醉。因爲我們知道酒醒時的痛苦，因爲我們知道 Desillusion 的悲哀，所以爲要取得自我的享樂，不能不讓一切的美在幻形和神祕中存在。希伯來的神話中說有一人見着雲中有一女子；手中拿着一個金杯，在杯中裝滿了的污穢；額上刻了一個字：“神祕”。希伯來人是把女子當作“萬惡之源”的，他們說一切惡德比起女子的惡德來簡直就等於零。所以她的金杯中充滿了的是“污穢。”這一種耶教的思想，我們且不必管牠；但是“神祕”一詞，却含有至理存在，正是我現在要說的。

啊，我的女朋友們啊！假如你們不含半神性，假如你們的頭額上沒有“神祕”二字，那麼，你們還值得我們顛倒夢想麼？還值得許多人爲你們而病而死麼？還值得詩人們的歌詠嘆息麼？的確，你們是以雲霞爲衣的天使，那透過雲霞所給與我們的美形，忽隱忽現，使我們在白晝裏作過許多異樣的夢；只這夢，也便是戀愛的最高意義了。

一個人若想用純科學的方法，來分析你們的美，把你們的嫩皮膚用千倍的顯微鏡放大與粗麻布一樣，把你們的細胞弄成與豬的細胞一樣沒有區別，這人就不免有些傻氣：他不知道美原來是一付幻法的組織，一分析就壞了。這樣，不但違背了審美的原則，而且把生命也弄得來毫無意趣了。

由這種欺騙的沉醉，幻形的沉醉中去圖享樂，好久以來，我都是如此的；我親愛的朋友們，這一點想來你們也是知道的罷。所以我無論在甚麼地方，無論對着甚麼人，我都肯把 A. France 的主張代為宣傳說：

“欺騙人是可以的，只要能安慰人。”

所以我對於田妹能欺騙若干男子以圖安慰他們的深意有深厚的同情，雖然這安慰並不會分給一點與我過。不過這又是勻妹或者柳妹絕不贊成的。你們以為戀愛是要完全的真實，欺騙還有價值麼？其實你們錯了。第一是你們把欺騙的意義看得太狹，其次你們是忘了主要的條件：“安慰人”。欺騙了他，不至於使他失望，而且使他安慰；這為甚麼不可以呢？甚麼

怪物般的禮教，甚麼社會的名譽道德，那不是同樣的，欺騙人的名詞麼？你們爲甚麼要尊重牠而不尊重你自己內心的要求？兩個男子都可愛，你就兩個一齊愛，用不着有甚麼顧忌。現在的問題，就是爲何欺騙他們，爲何使他們不發生衝突，爲何使他們不要知道對手方便是他的情敵。天賦智巧的女性，對於這工作，是特別不易敗露的；你們爲甚麼怕呢？……

——但是我相信，而且我確實知道，你們，——勻妹與柳妹——還是很承認這學說的。雖然在事實上你們不會同時愛過兩個男子，但在另一方面，你們確也曾欺騙過你們的未婚夫。爲要不使他吃無謂之醋，你們與別的男朋友寫信時，不也曾暗自地送在郵筒裏去過麼？在公園中，見着一個可愛的男子，你不是也暗自藏在心中，不向他發表麼？……這些這些，無一不是欺騙；但這些欺騙，就正是忠實了：因爲你愛你的未婚夫，你不願意使他有一絲兒痛苦，你失了自由地，委曲求全地去安慰他；你憐惜他，你終這樣作；欺騙麼？戀愛的偉大和甜美都全靠牠呢！

不幸的，是看穿了這欺騙的內容，因而產生出嫌

疑，猜忌，嫉妬，怨恨，失望的種種痛苦。不過這些還都出于被欺者自尋的苦惱。除此而外，還有更不幸的呢。

更不幸的，是你們欺騙了我們一個極短時期而後，你們又不願意繼續你們的工作了。春妹對於夢萍，就是如此。這使他在幻形沉醉中，忽然得到一種破了幻形的悲哀，這是多麼殘忍的事呀！不比田妹，一方面能使遠在廣東的他，長久，由想像上，得着愛情的安慰；一方面又能使近在北京的他，永遠，在物質方面，得着一種溫柔的甜蜜。這是何等偉大的愛呀！

.....

自從別了你們以後，我的生活是那樣的苦悶，以致於我若干次想離去這世界了。在渤海中，有一天黃昏的時候，落日戴在浪頭，圍繞着這紅頂冠的天空，有一種不可形容的美的雲彩。蒼海發出金黃色的波光，使人不得不見之而沉醉。我斜倚在欄杆上，獨自地夢想着那幻異的世界，我便矇然睡去了。

在這極短時間的睡覺裏，我看見好些可愛的面孔；這些面孔，引我到了極樂的，忘了一切的國度裏

去了。這時候，我不知道有宇宙，更不知道有我自己；我只隱隱然覺得，如此沉醉，是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甜蜜。

及至醒來，明月已斜倚在浪頭上了。一陣晚風，吹得我週身冰冷；圍繞着我的一切，忽然都變慘淡了：無論是風聲水聲，無論是星光月光，無論是烟影雲影，無不是助我的淒涼……啊，醒來的滋味是如此其難堪的啊！無怪乎但丁甘願墮地獄去夢想他的伯顏司，以求暫時的沉醉啊！這位偉大的詩人，想是早感覺到沒有幻夢的世界的悲哀了！

我呢？在這茫茫的海中，在這些仇視我的眼光監督之下，在這沒有愛的苦痛裏，我獨自地掩面而哭，不敢對人有半點的驕氣。這不是地獄中的生活了麼？但是……但是我並不失望：因為仁慈的上帝，在剝奪了我一切幸福之後，還與我留下最後一點幸福：夢想。不認識的，我夢想她來認識我；認識了的，我夢想她來愛我；愛我的，我夢想她永不捨棄我。于是，我很興奮地用鉛筆來記我這時候的思感：

“我的姊妹們，
我們夢想你們，
我們爲你們而墮了地獄。”
法郎士曾這樣說過。
至於我啊！
我親愛的姊妹們，
已墮入地獄中了，
我還要夢想你們！

姊妹們，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姊妹們，二千年來的耶穌教徒對你們的恐懼，和我對於你們的敬仰，這就是你們的驕傲啊。我希望你們把組織成驕傲的“殘酷”這原素收藏起來，而用你們的寬宏啊！你們負的使命是從空中，架着神異的翅膀，飛去安慰一切不幸的人們，你們就開始去罷！

.....

船到了這繁華的碼頭，矮小的我，走入這人叢中去，正如一粒沙子拋入了滄海一樣地不爲人注意。
“有你不多，無你不少！”我覺得隱隱然有聲音在我

背後這樣說，我于是自以為渺小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。然而我走着……我一面默想，人類如何纔可以表現自我的偉大呢？如何纔可以打破這重重的壓迫和包圍而使自我成為宇宙的中心呢？啊，人類畢竟是弱的，是可憐的！……

住在這裏，誰也不知有我住在這裏，住在這裏五天以後的一晚上，我搜括我的皮包，總共只剩下二十五枚銅板了。然而從清早起直到現在，已然經過了十七個鐘頭了，我還沒有吃過飯呢！我餓極了；但是二十五枚怎麼纔可以使我一飽呢？我想不出主意，我只有走出旅館去，隨便支配牠。眼前就是賣香蕉的，我立時以為這是最好的糧食；我用了二十四枚買了六支。我正想尋一個光線不甚强的地方去吃的時候，劈頭來了一個乞丐；不得已把我最後一個銅板給他把他支開了，我纔繼續我的進行。

一家大銀行，因為晚上沒有營業，櫃房上完全沒有點燈；但光亮的街道，反映在玻璃上却使人靠在銅闌干上還隱然可以窺見內中的陳列。壁上的大時鐘，指着十點三刻了。在時鐘下，似乎放的是一個保險

櫃；遙想那裏面花綠的鈔票，引誘人起一種不潔的思想。然而我肚子餓了：在高大的巡捕眼光監視之下，連偷東西的想像，都沒有勇氣去想像了。現在急迫的問題，便是如何纔能把這些香蕉吃下去充飢，而不使人注意到我是吃香蕉以充飢的。因為，怎樣，一個穿着綢西服的人，身上連一個銅子也沒有了，吃水菓以代替吃飯，這不是一件奇恥大辱麼？所以我的名譽心一定要我背着馬路上的遊人，向着這暗光的玻璃，一支一支地吃那甜美的香蕉。

啊，不幸啊！奇恥大辱啊！我剛吃完兩支香蕉的時候，一個打扮得如花似玉然而面目極醜惡的老女郎，很溫柔地拉着我的手腕說：

“家裏拜相去哉！”

“喀打咕打呀！”我作驅逐聲。

我不知道“喀打咕打呀”是否壓迫我們的民族的那一個東亞強國的語言，但是前天晚上用來驅逐這類的人還曾經有效過；然而今夜不行了。她多番請求我滿足她的欲望，——假如是七年前的我，或者是同她去了，或者是打發她一些錢讓她離開我；但是現在

……——我不得已只好夾着剩餘的四支香蕉，向光線最多的地方走去；經過一番極大的恐慌，算是脫離了她的關係。我用手巾揩了額上的汗以後，獨自地還在馬路上徘徊。我正如莫泊三小說中的主人翁一樣暗暗想道：女人，女人，這不也是女人麼？……”我又開始懷疑起人生來了。

甚麼神祕啦，美妙啦，愛情啦，甜蜜啦，……這些不是幾個文人，幾個修詞學家臆造出來的名詞麼？即我這封信的前半段還如此其神視女性，寫到此地便立刻變了筆調；這自然是我思想的笨拙，以至于影響到行文的笨拙；但是我的女朋友們啊，這樣正是我。行為是矛盾的，語言是矛盾的，心理是矛盾的，以至於一切一切都是矛盾的，不可知的，兩可的，值得懷疑的，這不明明透出了神祕的生命的消息麼？

我，除了極短時間的沉醉而升，永遠是在這樣兩難的道上走着的。世界無涯，東西南北任來去；然而可憐啊，東西南北，都不是我的來去處！我于是沿着馬路，走了不知許久，纔走到了那淒涼的旅舍。夜深的寂靜，使我易於回想到過去的一切景象來。第一我先看見你們……這便是養成我捉筆寫此的環境……

十五年七月，上海。

目 錄

序.....	
勻妹的愛.....	1
田妹的愛.....	33
娟妹的愛.....	60
春妹的愛.....	78
福妹的愛.....	100

勻妹的愛

勻妹沒有幸福過：她第一次嘗着愛的滋味，她第一次感受的便是痛苦。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坐在洋車上，從對面過來，略含愛意地向她笑了一笑，這便決定了她初期愛的痛苦的命運：她被這一笑擾動了。她一夜不能安眠，她熱烈地想再見那青年，她覺得那一笑的甜蜜，值得用很大的犧牲去兌換，她決定了；假如再遇見他啊！她便要很胆大地上前去問他的姓名住址。但這不是妄想麼？坐在洋車上一溜過去了的，在這茫茫的人海中何處尋覓得！她失望了。